

41904

教科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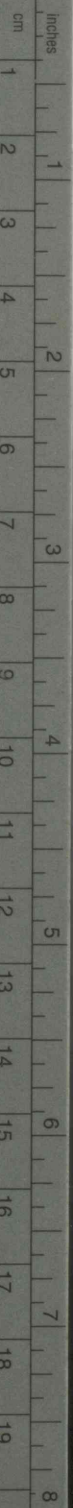
4
820
41-1912
20000
2159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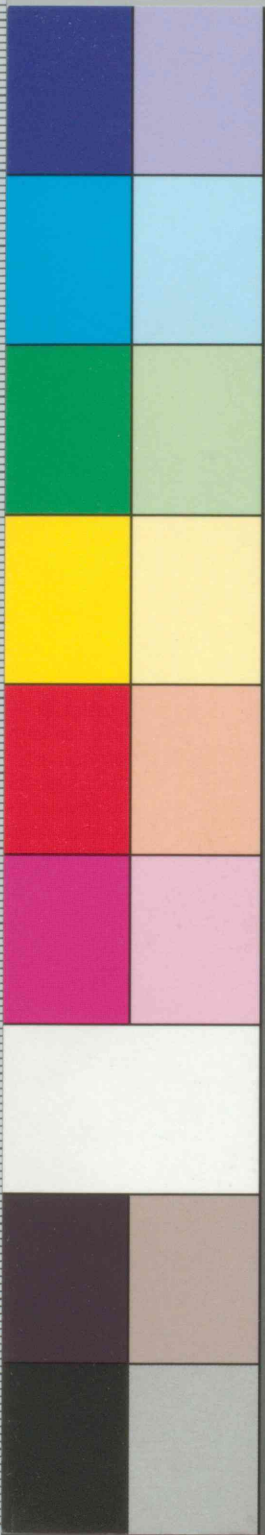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375.9
Mi25
資料室

孟 子 鈔 全
唐 宋 八 家 文



文部省檢定濟

文學士宮本正貫鈔

孟子
唐宋八家文鈔
全

東京
文學社



孟子
宋八家文鈔

目次

孟子

梁惠王問利國 梁惠王章句上

牽牛 梁惠王章句上

當路於齊 公孫丑章句上

許行 滕文公章句上

景春 滕文公章句下

周霄 滕文公章句下

彭更 滕文公章句下

豈好辯哉

滕文公章句下

齊人驕妻妾

離婁章句下

萬章問不見諸侯

萬章章句下

牛山之木

告子章句上

魚我所欲

告子章句上

舜發於畎畝之中

告子章句下

唐文

張中丞傳後序

韓

愈

送鄭尚書序

韓

愈

送石處士序

韓

愈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愈

送楊少尹序

韓

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愈

送董邵南序

韓

愈

上張僕射書

韓

愈

與孟尚書書

韓

愈

原道

韓

愈

伯夷頌

韓

愈

爭臣論

韓

愈

諱辯

韓

愈

進學解

韓愈

雜說四

韓愈

平淮西碑

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毛穎傳

韓愈

祭田橫墓文

韓愈

鱷魚文

韓愈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鈞鉞潭記

柳宗元

鈞鉞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石渠記

柳宗元

石澗記

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孟子
唐宋八家文鈔



文學士 宮本正貫鈔

孟子

梁惠王問利國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牽牛 梁惠王章句上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少。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

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當路於齊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

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

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許行

滕文公章句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相履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景春 滕文公章句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 滕文公章句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

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 滕文公章句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豈好辯哉

滕文公章句下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書曰。洪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旣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乎土而居之。堯舜旣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揚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揚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

齊人驕妻妾

離婁章句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讎良人之所之也。發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

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問不見諸侯

萬章章句下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

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牛山之木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魚我所欲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

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用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舜發於畎畝之中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饑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唐文

張中丞傳後序

韓

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蜂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而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二三。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

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

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送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虜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塘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牙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邛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

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

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此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繫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

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

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上張僕射書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

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

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

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與孟尚書書

韓

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揚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

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揚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

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不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孳孳爲義。其小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

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

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

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

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

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伯夷頌

韓

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旣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

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

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身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

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仁。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

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蓋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

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發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行，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進學解

韓

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

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為博士。

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櫨侏儒。椳闐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竒。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

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狼莠不薶。相

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

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

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領領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毋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

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髡。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藐。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

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

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
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
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
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
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敢處
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
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
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
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得
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
少恩哉。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
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
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旣博
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

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劔銳。豈所寶之非賢。豈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

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聖神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佺佺覘覘。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

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

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鈿鉞潭記

柳宗元

鈿鉞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曲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而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鈿鉞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鈿鉞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竒狀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

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
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
狀。與目謀。澄澄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
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
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
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
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
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
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
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
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
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
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
壹。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鈿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櫨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輾轉水石每風自四山下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翁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步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

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
麻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
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
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
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
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
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
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
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
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
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
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
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

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竒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

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蔡。宋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由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

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

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

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

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群目。以召開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開。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懽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

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旣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

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嘩。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釜鬲。竄盜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

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
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
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
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
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
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
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

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
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
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
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
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
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
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謚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
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謚。謚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

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來諭。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

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韞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獫狁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矍矍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

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
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孟
唐
宋
八
家
文
鈔
終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一日印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發行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訂正再版印刷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十八日發行

孟
唐
宋
八
家
文
鈔
全

定價金貳拾七錢

明治四十五年三月五日文部省檢定濟
中學校師範學校漢文科教科書

著
作
權
所
有

著
者
宮
本
正
貫

發
行
者
兼
小
林
竹
雄

印
刷
所
文
學
社
工
場

東京市神田區美土代町二丁目一番地
東京市本所區南二葉町三十七番地

發
賣
元

東京市神田區
美土代町二丁目一番地

文
學
社

